



ICONOLOGY

图像学

Image Text Ideology

形象 | 文本 | 意识形态

[美] W.J.T. 米歇尔 / 著 陈永国 / 译



图像学

形象—文本—意识形态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12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学: 形象, 文本, 意识形态 / (美) 米歇尔 (Mitchell, W. J. T.) 著, 陈永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301-19813-1

I. ①图… II. ①米… ②陈… III. ①构图学 IV. ①J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759号

W. J. T. Mitchell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ISBN: 0-226-53229

Copyright © 198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书 名: 图像学: 形象, 文本, 意识形态

著作责任者: [美] W. J. T. 米歇尔 著 陈永国 译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813-1/I·241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9.75 印张 21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约珥·施奈德

致 谢

<ix> 如果要把所有与撰写此书相关的人聚集起来，那可能完全相像于霍佳思描画的一个群众场面：由要人、智者、翩翩少年、浪荡子、学者和学生构成的一群人。他们有些已经烂醉如泥，大部分心不在焉，一些人业已昏昏入睡，但还有一些人（所有人中最小的一群）专心而批判地聆听。对这个最小的人群我必须表示某种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撰写可能很早就完成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和同事们，尤其是1977年到1985年拉奥孔小组的成员，（有时）耐心地、（经常）批判地听我讲述，帮助本书从权威的“形象理论”（正当意义上的一种“肖像学”）分解成一系列历史性文章。1983年我在批评与理论学院主持的研讨班的成员，尤其是艾伦·爱斯洛克和赫伯特·拉邱伟克，向我指出了论证的缺失之处。詹姆斯·钱德勒和伊丽莎白·赫尔辛格通读了手稿，向我解释了本书的要义，以及为什么要删除其三分之一内容的理由。詹姆斯·赫佛曼向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详细、最周密的校读报告，以毫不留情的准确性纠正了文中的日期、事实、推理和拼写。芝加哥大学以及外校的其他同事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给了我令人烦恼的礼物，即“宝贵的建议”。查尔斯·阿尔蒂埃里、泰德·科恩、格里高利·克勒

姆、尼尔森·古德曼、让·哈格斯特卢姆、罗伯特·尼尔森、迈克尔·立法特尔、理查德·罗蒂、爱德华·赛义德、大卫·辛普森和凯瑟琳·埃尔金都读了本书的不同章节，并提出了建议，毫无疑问，如果我采取了他们的全部见解，本书将会更加优秀。约珥·施奈德在本书的每一个好主意出现时都在场——精神和身体俱在，我也会为一些糟糕的想法而责怪他，而最好的责怪办法就是把此书题献给他。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年的学习机会，本书的撰写才因此而得以完成；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年进行实际写作的时间。

第一章（“什么是形象？”）曾发表于《新文学史》15:3（1984年春），第503—537页，经编辑拉尔夫·科恩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允许而用于此书。第四章首先以《文类的政治：莱辛〈拉奥孔〉中的空间和时间》为题发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会刊》（1984），后经董事会允许重印于《再现》6（1984年春），第98—115页。

最后，我以无限感激之情感谢我的母亲，我曾在本书中尽力反映她的价值；感谢妻子詹尼斯和两个孩子卡门和加布列，他们都为这些对形象的盲目反映配上了各种悦耳的音乐。

前言 图像学

<1> 这是一本讨论形象的书；其主要关注的不是特殊的画及人们就这些画都说了些什么，而是我们讨论形象这一观念的方式，以及与画、想象、感知、比拟和摹仿相关的所有观念。因此，这本关于形象的书除了几个格式化的树图外没有插图，就仿佛是一个盲人作者为盲人读者写的关于视觉的书。如果书中含有关于真实的、物质的画的真知灼见的话，那就是盲人听者可能从有视力的说话者讨论形象的谈话中偷听来的那种。我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听者可能在这种谈话中看到了有视力的参与者看不到的图案。

本书反映的是对这种谈话经常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形象？形象与词之间有何不同？它试图根据在特殊情况下人类兴趣赋予这些问题的迫切性理解传统予其的解答。“什么是形象”这个问题为何重要？涂抹形象与词之间差异的意义何在？有哪些权力体系和有价值的经典——即各种意识形态——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其成为了争执不休的论战而非纯粹的理论兴趣？

我称这些为“图像学文章”是为了恢复“图像学”一词的直义。本书是关于“图像”（形象、画或相像性）的“标识”（词、思想、话语或“科学”）

的研究。因此，“形象的修辞”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关于“就形象之讨论”的研究——可以回溯到斐洛斯特拉图斯的《想象》的“艺术写作”传统，主要关注对视觉艺术的描述和阐释。其次是关于“形象之所说”的研究——即形象自身通过劝说、讲故事或描述而言说自身的方式。我还用“图像学”这个术语把本研究与有关形象的观念的理论和历史反思的悠久传统联系起来，就其狭义而言，这个传统或许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关于象征性形象的手册（第一本是塞萨尔·瑞帕 1592 年发表的非插图版的《图像》），以厄文·潘诺夫斯基对图像学的著名研究为巅峰。从广义上说，对图像的批评研究以“人类依其造物主的形象和相像性”而创造这一思想开始，以广告和宣传中“形象—制造”的现代科学而告终，尽管相比之下后者较为逊色。本书探讨的问题就在广义的图像学与狭义的图像学之间的某处，即狭义或字面意义上的形象（画、雕塑、艺术品）与诸如精神形象、词或文学形象等观念以及人作为形象和形象之创造者的概念相关的方式。如果潘诺夫斯基把图像学 (iconology) 与肖像学 (iconography) 区别开来，即把对某形象的整个象征视域的阐释与对特殊的象征母题的编目区别开来，那么，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思考

<2>

关于这样一种形象的观念而进一步概括图像学的阐释雄心。

如果所有这些听起来都不好理解，那么有所助益的则是注意本书研究的明确界限，所提出问题的界限和所考虑的有限文本。除第一章外，本书基本上是对阐述形象理论的几篇重要文本的细读，这些细读是围绕两大历史核心进行的，一个是18世纪末（大体上是法国革命和浪漫主义兴起的时期），另一个是现代批评的时代。这些细读的目的是要表明形象的观念是如何成为把艺术、语言和精神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政治价值连接起来的一个驿站的。

这些连接将把我引到一些边道上去，它们初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图像理论”的批判与现代各种诗歌和精神形象的理论；尼尔森·古德曼关于符号之“图像性”的批判；厄恩斯特·冈布里希关于形象之自然性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自然”的讨论；莱辛为把诗歌与绘画区别开来的普通法则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德国的文化独立；伯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批判中提出的关于崇高和美的美学；马克思对暗箱（*camera obscura*）的利用以及把资本主义的心理和物质“偶像”比作物恋的比喻。这些看似五花八门的作者聚集起来，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些一般为思想史家所忽略的惊人的关联：充斥于西方批评中的“偶像破坏的修辞”与现代心理学关于精神形象之争论之间的关联；现代符号学理论与休姆的联想法则之间的联系；现代美学抵制“空间形式”中“法西斯主义”含义的论战与莱辛的《拉奥孔》的权威性；有关“画诗”（*ut pictura*

poesis) 的争论与自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性、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斗争。

关于这些话题和文本之间的奇怪关联，我唯一的申辩就在于它们是作为最初激发这项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提出来的。什么是形象？形象何以区别于词？这两个问题的每一个理论上的答案都似乎必然回到先前关于价值和兴趣的问题上来，而这些问题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回答。陈述这一点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承认以提出一种合理的形象理论为意图开始的一部书，最终变成了描写形象的恐惧的一部书。“图像学”证明不仅是关于图像的科学，而且是关于图像的政治心理学，是关于图像恐惧、图像恋癖，以及偶像破坏与偶像崇拜之间斗争的研究。因此，本书的脉络是从确立真正的图像理论的现代尝试（冈布里希、古德曼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到这些理论试图取代的关于形象的“经典”论述。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理论雄心必然经受我作为一个思想史家的狭隘局限的洗炼。我希望本书批评所占据的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空间将为其他学者开拓一个探讨的领域，将为任何尝试的必然界限提供一种关于象征实践的理论叙述。

本书的副标题是“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谈谈这几个术语。“形象”是全书的主要话题，所以我不想在这里为其下定义，而只想说我不想排除关于这个术语的任何广泛应用的意思。另一方面，对于“文本性”这个术语我已经进行了相对磊落的、朴素的处理：本书中它只是作为“形象”的衬托，是再现的一个“重要他者”或对抗模式。

最后，我故意采纳了“意识形态”的含混用法，以淘汰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中的一种双重性。正统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是反映由某一特殊阶级主导的某一历史环境的象征再现系统，用自然性和普世性掩盖那个系统的历史性质和阶级偏见。“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意思倾向于简单地将其与充斥于对现实的任何一种再现之中的价值和利益结构相认同；这个意思没有涉及这种再现是否是虚假或压抑的问题。在这种解释中，不存在意识形态之外的任何立场；甚至对意识形态“祛魅”最甚的批评家都不得不承认他持有某种价值和利益的立场，（例如）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本书将使用意识形态的这两种意思，以便保留或者直面每一种意思所引发的价值。简单地使用作为信仰和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态的中立性就等于舍弃这个观念的批评力度、其调动阐释的能力以及对隐含意义的揭示。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的观念涉及一种有益的怀疑主义，即对清晰的动机、理性化以及关于各种自然性、纯洁性或必然性的主张的怀疑。另一方面，这一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会引导意识形态批评家进入一种幻觉，即他没有幻觉，他置身历史之外，或把历史视为其不变法则的执行者。因此，我的意识形态观试图利用同一条街的两条边道，用意识形态分析的阐释程序揭示各种文本中的盲点，但也利用这些程序批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如事实所示，意识形态这个观念深深根植于形象的概念之中，重新上演了偶像破坏、偶像崇拜和物恋的古老斗争。这些斗争将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

目 录

致谢 | 004

前言 图像学 | 006

第一部分 形象的观念 | 001

一 什么是形象? | 003

第二部分 形象与文本: 差异的比喻 | 055

二 画与段落: 尼尔森·古德曼与差异的语法 | 062

三 自然与习俗: 冈布里希的幻觉 | 092

四 空间与时间: 莱辛的《拉奥孔》与文类的政治 | 118

五 眼与耳: 埃德蒙·伯克与感性的政治 | 147

第三部分 形象与意识形态 | 191

六 偶像破坏的修辞: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物恋 | 202

参考文献 | 269

索引 | 280

第一部分 形象的观念

把形象当做形象来直接理解……是一回事儿，而就形象的一般性质建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儿。

——让·保尔·萨特，《想象》（1962）

任何要捕捉“形象的思想”的尝试都注定与话语思维的问题进行一番殊死的斗争，因为关于“思”的观念是与形象观念分不开的。“思”源自希腊语动词“看”(to see)，常常与“可见的形象”(eidolon)的观念相关联，这是古代光学和感知理论的基础。避免根据形象来思考形象的诱惑的一个合理方法就是在讨论形象的时候用“概念”或“观念”等别的术语来代替“思”，或在一开始就把“思”理解为与形象或画相当不同的东西。这是柏拉图传统采取的策略，这个传统把 *eidos* 区别于 *eidolon*，认为前者是“形式、种类或种属”的“超感觉现实”，而后者则是一种感觉印象，只提供“相像”(eikon)或“相似”于“超感觉现实”的“幻想”(phantasma)。^[1]

一个不太谨慎但我希望更具想象力和生产力的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屈服于把思看做形象的诱惑，让话语问题充分发挥作用。这需要注意形象(和思)叠合自身的方式：我们描绘绘画行为的方式，想象 <6> 想象活动的方式，用形象表示形象化的方式。这些叠合的画、形象和比喻(我将——尽可能少地——称其为“超形象”)是既屈服于又抵抗将思视为形象的诱惑的策略。柏拉图的洞穴，亚里士多德的蜡版，洛克的暗箱，维特根斯坦的象形文字，都是超形象的例子，除了通俗的“自然之镜”的比喻外，还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各种形象——精神的、语言的、图画的和感知的形象——的模式。我将论证的是，它们还能提供我们关于形象的焦虑以各种偶像破坏的话语得以自行表达的场，并理性地认识这样一个主张：不管形象是什么，思都不是形象。

[1] 见 F. E. Peters,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一 什么是形象？

<7>

“什么是形象？”这个问题曾经成为历史上某些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公元8—9世纪的拜占庭，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快就会使你成为皇帝与大主教之间斗争的参与者，寻求清除教会中偶像崇拜的激进的偶像破坏者，或竭力保护传统礼拜仪式的保守的亲偶像派。关于图像性质和用法的争论，在表面上是关于宗教仪式和象征物的意义方面的分歧，而实际上如加罗斯拉夫·派里坎所指出的，是“一场伪装的社会运动”，“用教条的词汇合理地解决本质上属于政治的一场冲突”^[1]。对比之下，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运动、政治事业与形象的性质之间的关联是毫无伪装的。也许稍稍有点夸张地说，英国内战是由于形象的问题引发的，不仅仅是宗教仪式上雕像和其他物质象征的问题，还有不具物质形体的问题，如君主的“偶像”，以及位于这种偶像之上的“精神偶像”，这是宗教改良运动的思想家们力图在内部和在其他人中所要清除的。^[2]

[1] 见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5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vol.2, chap.3, 叙述了东部基督教关于偶像破坏的争论。

[2] 见 Christopher Hill's chapter on “*Eikonoklastes and Idolatry*” in his *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7), 171—181, 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介绍。

<8> 如果今天追问何为形象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略微逊色，那不是因为形象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力，当然更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了形象的本质。现代文化批评普遍认为形象在古代偶像崇拜者所梦想不到的当今世界上拥有权力。^[3] 似乎同样明显的是，关于形象的本质的问题在现代批评的发展中仅次于语言的问题。如果语言学界有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那么，图像学界就有潘诺夫斯基和冈布里希。但这些伟大综合者的在场不应该表明语言和形象的谜团最终将得以破译。情况恰恰相反：语言与形象已经不再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批评家和哲学家所认为的东西了——用以再现并理解现实的、完美的、透明的媒介。对现代批评家来说，语言和形象已经成为谜团，是所要解释的问题，是把理解闭锁在世界之外的监狱。实际上，现代对形象的研究的平庸之处在于必须把形象理解为一种语言；形象不但不能提供认识世界的透

[3]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中对关于偶像崇拜的许多普通见解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该书应该准确定名为“反摄影”。桑塔格开宗明义，指出“人类死不悔改地徘徊在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仍然恪守旧习惯而沉浸在真理的形象之中”(p.3)。桑塔格结论说，摄制的形象比柏拉图反对的艺术形象更加危险，因为“它们是颠倒现实——把现实变成影子——的潜在武器”(p.180)。关于现代形象和意识形态的其他重要批判见 Walter Benjamin's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17-251, Daniel J. Boorstin's *The Ima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Roland Barthes, "The Rhetoric of the Image," in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32-51), and Bill Nichols, *Ideology and the Im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明窗口，现在反倒被看做是一种符号，呈现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然外表和透明性，而实际却掩盖着一个不透明的、扭曲的和任意的再现机制，意识形态神秘化的一个过程。^[4]

本章的目的既不是提出对形象的理论理解，也不是为逐渐增多的关于偶像破坏的论战增添对现代偶像崇拜的另一种批判。我的目的是考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用来玩弄形象的各种观念的“语言游戏”，并提出与维持这些游戏的历史生活形式有关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不想就形象的本来性质提出新的或更好的定义，甚至不想检验特殊的画或艺术品。相反，我将检验我们在制度化话语中使用“形象”一词的方式，尤其是在文学批评、艺术史、神学和哲学话语中的应用方式，并对每一个学科利用从邻近学科借来的关于形象的观念的使用提出批评意见。我的目的是探讨我们对形象的“理论”理解何以置身于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置身于一种历史中，这个历史不仅是理解何为形象、而且是理解何为人性或人性何为的根本。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符号，而颇像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被赋予传奇地位的一个在场或人物，参与我们所讲的进化故事并与之相并行的一种历史，即我们自己的“依造物主的形象”被创造、又依自己的形象创造自己和世界的进化故事。

<9>

[4] 关于把形象视为一种语言观念，最近的概括性著作见 *The Language of Images*,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